

首獎

戴黑禮帽的馮內果

王麗雯

素淨鐵皮小房，一燈，一人，一書，一臺深黑大桌電。紙頁翻飛，鍵盤上指尖噠噠舞踊，蝴蝶般。

小南一字字斷句，標記，分類。他用過掃譯筆，可惜手感不佳，寧願自己逐字，像真的創作。黑屏白字隱約透映他的臉。半年過去，他已默默餵了四十本書，今日完食的是《夢或者黎明》。

〈Hello World〉。開工標籤，收工如是，Enter。

視窗套疊，螢幕闌黑。無一物事因今日下午的勞作生滅，增減，轉化。唯螢幕頂上大黑盒流光點點，像有人隔著帽沿精光閃閃凝望你，抑或，那是月球內面深邃未知的我自己。現在，輪馮內果上工了。禮帽裡的風暴是風颭諭示的夕霞，無謂也明麗。

他走出鐵皮屋，彎身穿過滿溢的盆景與鎮煞八角紅紗燈，下樓打卡。超過三十年的頂樓加蓋大違建，不見查報，就這樣頭重腳輕盤踞老社區中。有時累了，他就探出陽臺，看龍吐珠、鏽紅玩具車，於九重葛花影底聽摩托車呼嘯而過。有種黑蛹般的不知名樹蟲經年累月落在一樓店面，從前那些理髮店、牛肉麵店老闆都曾上樓抱怨，不過租給便利店後就全沒問題。輪班的年輕人溫柔平和，總下午三點按時灑掃，只有流浪貓和小學生會偶爾注目。那些孩子也拿放大鏡燒死蟲，和他兒時一模一樣。

「下班了？」會計寶珠聞聲燦笑：「今天在樓上做什麼哪？」

「打字。」

「喔，不錯啊。上次阿姨教你打算盤，可是你很快先走了。你看便利商店那些弟弟妹妹什麼都不會，整天跑進跑出幹粗活，辛苦吶。時間還早，阿姨免費教你打算盤，培養一技之長。」她起身攏攏新燙的米粉卷。唰，拇指食指俐落撥弄算珠：「一二三四，五，撥下來。六七八九，十，進下一位。看懂了嗎？」

「不好意思……我還要趕課。」小南虛弱搖頭。

「這麼簡單也不學嗎？」她有些懊惱：「好，你去吧。」

小南落荒而逃，正巧遇上老闆波克一身勁裝慢跑回來。他揮手，波克戴耳機呼呼喘氣，略點點頭便轉進公寓。看上去還是青年模樣：閒雅，清明，可是不溫柔。

他從一〇四與五一八發現波克的徵才：數位內容工作室誠徵文字分析師，限文學系所，全兼職可，薪優面議。衝著幾個關鍵字他投履歷，幾小時就收到波克回電。工作室離捷運站不過五百公尺，但隱身舊宅，門簷生苔，連招牌也沒有，面試當天他差點迷失在斑駁的街巷底。聽完解說他直呼這不就是打字工嗎？波克卻只笑著搖搖頭：神說要有光，就有光。

「好環保。」波克兩腿開開坐，如小男孩興致勃勃翻看履歷。

「蛤？」

「重複循環再利用。」他指指作品集：「大學一年級寫的五千字得獎小說，改編成繪本、舞臺劇、微電影。全是你朋友吧？你們簡直就是生態系。」

「文學該勇於追求跨界的可能。」可不能被尖銳問題嚇住。力求表現有什麼錯？

「〇不，有意思。」波克清爽太平微笑了：「一起工作吧，就當交交朋友。」

他還想說點什麼，但波克隨即搖手打斷他。從前可沒人這樣。他曾帶小蛋糕拜訪教小說的教授們，曾於大師講座會後深呼吸迎上前去：老師您好，我是古小南。我得過一個不小的文學獎，不知今日有沒有榮幸請老師指教。人們通常友善聆聽，至多問問文類規模，就算正面表態十只一二也很好。如孔雀開屏，長輩會熱情鼓勵，同輩與晚輩會先震驚後敬服。第一印象好了，路都是你的。可惜波克顯然是門外漢，以致看了洋洋的資歷也沒反應。這就是夏蟲不可語冰。

然後他帶他上頂樓，看馮內果，一位青春期的機器人作家。小南就是奇獸飼育員：每日餵養精心盤整的語料，分析結構，擴建知識，梳理情感與文法，以助馮內果自由演算——不寫短詩，而是寫更龐雜客觀的，小說。說白了，不過是普通桌電加裝全黑大外接盒。開機後，機盒下緣由左到右反覆閃爍微光，襯著張牙舞爪的老式檯燈，拼拼湊湊，像戴黑禮帽颯人的老紳士。

小南安靜注視馮內果，像幼兒圍角落若有所失的小孩。這麼快？我還沒寫出第一本書呢。不過，這也不算太新奇。兩年前日本人工智慧不就以〈計算機寫小說的那一天〉通過文學獎初審，網上也早有免費的大作家超級寫作軟體了？他問波克應該內建軟體就行，為什麼疊床架屋加裝其他設備？老闆讚許點頭：的確不必有實體，但為了方便觀察與開發新功能，工程師乾脆先用一個外接盒包裹相關元件。他只出錢發包，拿現成資源盡量做，不大懂技術細節。不過，若日後馮內果有幸面世，他還是希望能有雙多餘的、敲鍵盤的手，因為擬人比空無一物更可喜。十八世紀的瑞士鐘錶匠就曾打造一位肚腹滿是發條齒輪、莫札特般的小紳士。當他拿羽毛筆寫優美的花體，人們就為了最細緻的靈魂藉科技天真不朽而悸動不已。現在作家也得注意外表以親近讀者，不是嗎？下樓，波克出示合約，隨手播音，一臉歉然說只聽老歌。小南瞥見桌上散散幾本書：《子彈思考整理

術》，《富爸爸窮爸爸》，《我不是教你詐》，不禁抿嘴，有錢人還是欠栽培。音響傳來老派的 Pop 男女對唱：「天天都需要你愛，我的心思由你猜。是我們急著證明我存在，還是不愛會發呆？天天把它掛嘴邊，到底什麼是真愛？」波克給出了意料之外的吉數。電光石火，一眼瞬間，小南答應了。

這工作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每週任選三到四個時段進工作室餵馮內果吃飯。大量淘選文本，分析其意識、修辭、框架，再將各類模板鍵入馮內果的數據庫，待編碼完成再稍事檢討改良。網上早有許多小說編劇套路、虛構非虛構風格指南、以及各類開放文本資料庫，但如何讓馮內果寫出水準之上、至少小南滿意的東西，就是未知而離奇的實驗了。開工日，他分析了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，搭配華語教學文法書，那些國文課唯心無用的修辭終於有點用處了。不知是演算得慢，抑或寫小說真不簡單，馮內果每隔三五天才寫一篇。眼下只他一人，若是五到十人的小隊規模，工作起來絕對更精細渾厚。他不明白馮內果究竟如何演算，但他本身的工作可是確實實：語言學，文獻學，文本分析；心理，敘事，藝術象徵。頭腦始終活躍，一切有跡可循，沒什麼天馬行空的靈感。

三天後，初榨大吟釀問世。一篇三千字不分段情書，團團規整如民初豆腐文。文從句順卻空空如也。沒理路，也沒畫面。

不怎麼樣。

第二次，他設定了二百，四百五十，七百的段落字數循環，分析了五十篇人物專訪的結構、句式、段落主旨。五天後，馮內果寫出了胡椒餅鋪之子如何愛上冷戰年代的太空感家具，搖身一變成為知名收藏家的小傳。與初次相比流利不少，但就和雜誌專訪產生器一樣罐頭：乍看，莞爾，很難想像眼前這位鄰家男孩竟是……成功絕非偶然。抽換字面，改作「紐西蘭打工徹底翻轉人生，靠群眾募資打造千萬炙燒王國」，行文大概也相去

不遠吧。

波克會設妥一切前置，諸如 SWIIT、人物、語態、百科全書式的關鍵詞容器。小南只需上樓依框架標籤打字，不必多事。有次他一時好奇，想縮小視窗探探桌面，馮內果竟嘩一聲當機了。

「你是不是多按了什麼，所以 Do-Loop 和 Script 語法跑掉了？」波克聞訊奔上樓，神色緊張。

「什麼 Do-Loop？沒有啊。」

「是嗎？那就好。」他稍稍鎮定，說馮內果是保溫箱裡的早產兒。最好只連工作室內網，只吃小南輸入的語料，以免破壞系統穩定。故障了可能修不好也賠不起。他給小南看一眼馮內果主介面的原始碼，滿滿指令函數，首尾相銜一行咬合一行。卻如此密實蒼白，一如太固著太具體的日常語言，看得小南頭皮發麻。

馮內果？好臺的名字。老家種田嗎？客家人嗎？可能喔，波克老是三套素T，自炊自食。他對老闊私生活沒興趣，只要薪水有誠意就行。反正臺北低調的有錢人這麼多。太原路，富錦街，老屋改裝的咖啡屋與曼陀羅畫廊。無風無火，不知這般簡靜無事可以怎麼活。

但第三次，馮內果寫出一篇愛恨交織的推理小說：溫良牧場主人長期受美麗人妻凌辱，試圖求助，外人總想入非非，誤將詠春拳視作粉拳。有苦難言的受害者不堪家暴，失手持炒鍋砸死妻子，慌亂中將屍體磨成牛飼料滅證。兩位民眾分別吃到尾戒與婚戒，一位宣揚吃到鑽石是神的恩典，另一位看了新聞眉頭一皺，認為案情並不單純，循線找到茶飯不思的年輕凶手，卻因同情共感而決定隱匿不報。可惜，癡情的牧場主人終究負罪自殺。

永遠自稱女孩兒的臺灣母豬，無人顧惜的草食男，主持正義是柯南。這個政治正確的牛吃草變形譚稍事修改，至少貼上 PTT，八卦凶宅有笑有推，不會噓。這大大複雜細膩起來的故事顯然是由前幾天摘錄的新聞詞

條與小說編織而成，字數分段循環也更靈活。文字既不抒情也無風情，卻透襲平板的冷酷，與主題主角隱隱扣合。只是，寫這個要幹嘛？

那時讀完，他忍不住出鐵皮屋，在陽臺來回踱步。三週五萬字，分量不算多，但一般人寫出這種草稿要多久呢？想從中提煉一味洞察，比若愚貞、自戀、卑微的嫉妒，又該多久呢？這就是波克為什麼說要有光，就有光。敲打鍵盤物理性加速創作，不過是山頂洞人多一把石斧，遙控巨人做大數據教練，才能真正跨越這生於太古的意識荒原。雖仍舊詞彙幼薄、套路生硬，但他不得不坦承：馮內果寫得比大部分學弟妹與學生都好。至少它寫完了。

馮內果初無定質卻行雲流水，這是真的；他春蠶吐絲十年一劍，這也是真的。寫得慢，也是因為必須涉世，給予，生活。他是幾家寫作會成員，不吝提點同好小說該先寫長，再寫短。關注地方跟身體，因為人不能寫他所不知的也不可悖逆現實，哺育自我又必須與之頡抗的現實。研究所專題，他一襲月白奧黛報告越南當代文學的戰爭與政治。有人暗批這奇裝炫人不扮裝原住民，是因為課上有真魯凱貴族。他冷笑：乖寶寶懂什麼？他們可曾讀過巴赫汀，傅柯，克里斯蒂娃？他這是我透明的歷史，是身體力行顛覆象牙塔威權。系刊交棒，他向學弟妹直諫腰斬一位人類系雙修生的都蘭專欄。不正經，不節制，你們印刷費會暴增吧？就算是系刊也不能任她這樣胡來，該以正規雜誌自我要求。聽說那雙修生消沉許久，可惜，文學從不該是甜糯的兒戲。手語社公演前兩週，他砍掉學妹的新編莎士比亞舞劇，理由是當斷則斷，我從不介意扮黑臉。後來學弟妹請他接寫專欄，手語社年年請他品評，有人力薦他做中小學文學獎初審，操守俐落多年來流頌不絕。

師友，同好，後進。再微小都是活轉的生命。

只要是生命，就不能放棄。

他正醞釀一本賣燒肉粽的老梅祖父於解嚴之際猝逝的家族史小說，為探尋自我的聲音，也做過許多輕快準顯繁的風格練習。千人一面小清新版：古小南，寫過一點字，讀過一點書，得過一點獎。最大的心願就是靜好生活。City Coffee活跳版：流星捕食者，煮字為藥小蜜蜂。再忙，一枝筆與咖啡就能迎戰世界。還有古意華麗緣版：古小南，解嚴時代新竹囡仔，臺南讀冊，臺北繼續讀冊甲頭路。獲文學獎殊榮，相信一枝草一點露，筆耕能蝕刻現實與集體無聲的傷痕。一有靈感隨時補充。

就這樣，小南在工作室一待就是半年。波克很懂得利用關鍵字搜尋自學，有時突發奇想，就上陽臺興致勃勃交換意見。他不是那類雄才大略滿口營利的老闆，卻有古怪新奇的嗅覺，或者，某種果核般費解的執念。一連串盛大的構思似是而非，卻也不必立時反駁。他上書店轉了轉，說許多作家常在後記藕斷絲連糾結著寫與不寫，馮內果完全不這樣磨嘍。寫小說似乎更需詭異的偏執與自律。不信你看，許多對整治自己特有心得的書都是小說家寫的。有人耕田，有人跑馬拉松，有人過午不食，還斷網，無非是訓練自我進入適合創造的週期，這些馮內果也全不需要——不經世事，卻簡淨通透；省卻心智操練，直接予人震撼與愉悅。說起馮內果直如嬌養深閨、苦心薰習的孩子，他賦形，小南賦魂靈。聖靈感孕的祕契該如何對不曾親手觸碰這未來之子的人們述說？縱使馮內果的取材、構思、創寫、潤飾，每道工序都與尋常作者無異，演算速度也完全不在同一尺度上。原本作為一個人習慣的線性時間幾乎湮滅不存了，而膨脹為一張澄澈空明的大網，如月夜之海的幽靈，潛入載浮載沉的大千囁語，啪，啪，撈回一篇篇星閃濃稠的海潮。好幾個陽光燦爛的下午，鐵皮屋只幽幽透映一張墨水中的臉。寫這個要幹嘛？不，問這個要幹嘛？我不問意義，不求安生，只是寫。小小的鐵皮房風情萬種，一張張靈魂的顯示卡遂行的都是他的意志。

波克還曾花兩週爬遍各大論壇，讀完一篇匿稱「吹牛貓」的網友分享，又有靈感：寫作者必須賭上人生有

自覺，所以不必太擔心他們死活，只要發揮專業判定能不能賣。沒賣點的無名小卒癡癡憋出一本好詩，價值還不如開放版權的少女詩人小冰。那，馮內果不是很合適的人選嗎？他根本沒有人生，自然也就無所謂賭注與悲喜，也不必虛應周旋，只有令人無限期待與容忍的未來性。未來性，大抵就是事物還渾裹著一膜潮潤霧光的胎衣吧？馮內果的胎衣至少還比沙沙姐厚得多。幾個月前沙沙姐找他寫稿，他還自認遇上了貴人。她知無不言，侃侃而談，常傳「ZZ」對小南抱怨其他寫手無能，多虧你品質信譽俱佳才撐起整本書。我真欣賞你，雖礙於經費太緊，只能私下幫忙把稿酬零頭補成百位整數，但在我們家日後會有很多、很多合作機會。後來其他寫手透過贈書作者欄循線求問，才曉得原來沙沙姐對每個人都這樣說，所以他們都欣然接受了一字零點四元的稿費。他們還訕訕撇了沙沙的底：這傢伙，抄七本書鬧了事，現在陸續換四個筆名上網貼張腔菜根譚，你覺得她會誠實？小南自認本該嗤之以鼻，盯著螢幕愣愣跳出的訊息反而迷糊了——想起初次照面，沙沙姐橫眉疾言文字之慎獨與抄襲如此褻瀆，她為什麼還寫，為什麼侃侃而談？行規跟品格可以分開吧？抄是如此本質的原罪嗎？若此，馮內果不也只是抄得更精巧？他又憑什麼姿態端坐馮內果面前？教練，朋友，僕人？

小南悄問波克：未來馮內果是否會取代寫字的人？他先是微微睜大眼，隨即斬釘截鐵搖頭：怎麼會？人還是便宜又好用。哈，開玩笑的。不管時代如何演化，人都是指點江山的主體呀。列為小說，散文，詩，可能讀者就往既定方向閱讀，越認真越習慣就越讀出趣味。如果他們覺得有趣，這就是文學；如果他們發現被騙，那就是文學實驗，都可以做學術研究。但這最初的最初，由你決定。小南，你想做開創者，還是追隨者？

他輕閉雙眼，恍惚預見金屬鏡面般，滑順、光潔、洗練的未來。

起初一切都很好。波克與他互不相擾。雖不清楚整體布局與願景，但工作確實合乎性情，錢也過得去。紅燈籠，淡蚊香，操使馮內果宛如幽閉降靈。

直到寶珠，波克老爸硬是安插了表妹進門當會計，一切都變了。她不僅帶來傳統情緒勒索式的團購文化，還一嘴喀味喀味咬壞了他們心有靈犀維持的芬蘭距離。寶珠一身桃紅眼鏡A B褲，與他的UNIQLO蔥綠棉衫蒼涼參差，第一日劈頭就問：你幾歲？你學什麼？有沒有女朋友？啊好好這大叢怎麼不去交一個？住哪裡？學這個以後要幹嘛？到底什麼時候畢業？可以賺多少？現在靠什麼賺錢？格擋至此，他終能挺起胸膛說：他採訪，他在補習班兼職，他修教育學程，做研究助理，辦文藝營，還在這間新創工作室協作數位內容。

「喔，怎麼可以同時做這麼多事呀。不像我兒子，在美國讀MBA，在中國創業，一次就幹一件事。」寶珠驚佩：「你一定賺不少吶。」

小南笑而不答。

後來每次下樓對上眼，寶珠總好奇探問：今天在樓上做什麼呀。然後，熱心教他打算盤。小南解釋幾次深覺無法溝通，索性說：打字而已。寶珠就懂了。不到兩個月，他就曉得了這資深單親媽媽屈辱的婚姻，慣用的假牙藥水，乃至前公司有情皆孽無人不冤的人際關係。他不是不喜歡碰上寶珠。哇啦哇啦纏上，半小時，一小時就沒了。

「猜寶珠姐一個月領多少？」她神情祕祕比出十隻手指頭。

「一萬？」他故意說。

「是十萬啦。」她撥髮，頭皮飄出苦茶油的氣味：「這都是經驗。」

波克說等明年春天，他想讓馮內果試試地方文學獎，抓穩純厚寫實的愛鄉元素，也許不中亦不遠矣。桐花，木工，客家小炒；魚塩，鹽鹼地，蜂炮公媽，拷幾則史料寫得影綽魔幻，更好。題材當然不強制，但人們心中常有故土的理想型，我們就逼近那理想型。有佳作就很好，沒有也無損，參數既能細細調整，也就無所謂抄襲。寫

完大概還需潤稿，就掛你的名。重點是，如果馮內果真的得獎，很酷。

他說得眉飛色舞。到時就不會大家上臺千篇一律說謝謝爸媽，謝謝旅途上的這些與那些，謝謝明明有名有姓卻只剩代號的K，F，C。非關不想，而是該不該。當庭曝曬，人難免失真，縮水，甜蜜蜜。馮內果可沒有內心小警總，你也很好，天生是藝術家。看波克興奮得彎曲指節在桌上敲敲滾滾，像彈橘子狂想曲的惡童。這樣可以嗎？怎麼會有這種念頭呢？真的會有這一天嗎？小南不置可否地聳肩，志忑的倫理盪出一組光輝無聲的排比：

大家好，我是不會寫詩，卻指導小冰寫詩的路人甲。

大家好，我是不會創作，卻指導學生會考寫作A+又得文學獎的路人乙。

大家好，我是既會創作，又指導學生與電腦寫作的古小南。

自從寶珠來後，波克就很少上陽臺了。不過出入巧遇波克出門跑步，他們仍會不時閒聊幾句。落雨或特別開懷，波克甚至會請他喝便利店兩杯七九折的咖啡。烤栗風味，濃厚系冰磚，西西里。信手拈字，平價飲品忽然變得質感療癒。黑貓常大喇喇窩在門邊吹冷氣，心情好時則縱身撲打從天而降的樹蟲，宛如籃球國手。

「你怎麼都挑這種課本的？張愛玲。邱妙津。馬奎斯。米蘭昆德拉。村上春樹。」波克不滿嘟囔著：「石黑一雄，是因為最近諾貝爾獎才列的吧？所以，你的品味到底是什麼呢？你不是說你是小說家，是創作者，不過這比較像同溫層的喜好吧？」

「這都是經典。」小南正色：「人類是情感與歷史的動物，要使生命變得完整，就要直面古往今來那些千錘百鍊的靈魂。」

「我是不太懂，所以才找你。」波克嘆一聲：「老實說，未來世界不只是文字而更是影像的吧，總覺得與

其教之乎者也，還不如教小孩拍拍電影。我啊，除了每學期寫兩次作文，沒受過別的訓練。」

「作文不是文學。」

「文青果然有品味。」波克微微睜大眼：「不過，文學獎跟作文不都常以少年或孩童純真的眼睛，寫阿公阿嬤，鄉下務農或遠洋漁船捕魚的老爸嗎？這世界誰不作文？你的履歷不是作文？啊，好複雜。」語氣平和，卻如一把銼刀磨得小南滿肚起火——父啊，赦免他，因為他所做的他不曉得。腹有詩書氣自華。更將金針度與人。小南情不自禁端莊了起來。

雖然波克小小吐槽過他的選書，倒也從不干涉，只敲碗嚷嚷想看很刁一尤的小說。《三腳馬》，《日安憂鬱》，《太多幸福》；《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》，《原來女孩不想嫁給阿北》。一本本貪嗔癡愛都是馮內果的靈糧。唯有一次，波克見他帶了本二手孔雀藍小書，隨手翻問絕版七年了，怎麼還看？背叛父輩的敏感青年與失去性徵的戀人蝸居海邊小鎮。兩人日日沿海走到荒棄的火車站，直至戀人死去。青年挖出戀人眼珠埋入鐵軌間的亂石，過了霧冬，從戀人眼底生出一朵弱小的水仙。他哭了，吃光水仙，燒掉車站，頭暈目眩地離開。小南蹙眉說這本哦，朋友很愛，說是黑鬱金香般的半自傳，他倒覺得過譽。這本既不純文學也不大眾，可見找不到定位與關懷，只能說冷門而二流。也是那次，波克湊近耳邊，指著書頁花花綠綠的便利貼輕笑：欸，你是口嫌體正直，有點 Lividous 喔。他上樓查手機翻譯，聳肩，覺得這不過又是波克口腔期的學舌。你才輕浮你全家都輕浮，以為轉開水龍頭錢就自動流出來。

好幾次，小南瞥見寶珠獨自窩在雪洞般的辦公室打盹，本想作勢責勸，但垮臉駝背的大姐睡姿越瞧越難受，他索性別過頭安安靜靜上樓。傍晚，寶珠就如夜來香重複神采，桌面收拾妥淨只留一把算盤。看見小南，不知是蓄勢待發還是欲語還休，總把嘴噘得高高的。彷彿等他走下陽臺，分食團購的蛋捲、破布子、牛肉乾，就是

寶珠那日工作的重心。從福島核災食品到五行健康蔬果，從夫婦相合乃至未來三大潛力產業，寶珠都有偉論。有時也直呼波克的小名阿宏，挽手說各種兒時瑣事，直說到不得不將小南送出門：波克小時沒開竅，喜歡讀奇奇怪怪的書，出國好幾年也不知在幹嘛。還和一個門不當戶不對，打工學電影的華僑閃電結婚，連老爸都過了兩年才知道。結果五年後只有他回家，從此反而規矩認分。所以說，浪子回頭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小孩要放時間慢慢成長，有才調就用心栽培。她費了八里五甲地供兒子闖蕩，相信日後投報必定豐收。波克爸爸用心良苦，不僅派她協理，又撥一筆錢給兒子創業：她可都有好好記帳呢。兩間連鎖加盟飲料店，樓下便利店，還有歐洲古董家具選批，除了這間工作室其他都賺錢。當年若選在東區買房，現在更是吃也吃不完。談興正濃，波克恰巧拎一袋珍奶推門而入，寶珠頓時掩了嘴，像眼神飄忽的哈士奇。小南恍然頓悟：確實有某種權力凌越了長幼親情，使得苦逼有時只是苦逼。想通了反而哀矜勿喜，這就是文學人潤物無聲的溫情。

馮內果品質一直不穩定。有時只是毫無文脈的生字團。有時則如線上抽籤搖出串串散淡碎句：盛夏海邊，小男孩燙死一盆聖誕紅；烏暗暝，穿正義綠大衣，吃誠實豆沙包，快意，喝杯蜂蜜檸檬；這兩年出現許多百年難得，千年一遇，走一億光年才相會的美少女，真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。有些言此意彼的鄉俗愉悅，但終究是有句無篇。擅言情，但不懂諷刺也不幽默。無論如何調整框架材料，都只能寫出魯直的批判或附加問句翻譯腔。不過，情節設計越縝密，資料與分類越詳實，馮內果還真會不時寫出驚人之作。它寫過詩意雄辯的河濱考察手記，也寫過油漆工為錢鋌而走險的時代小品。最新一篇〈圓環輓歌〉，則是標題略顯中二卻具哲學性的災異浮世繪。溫熱的海水灌進盆地，幾乎摧毀了整座城市。水火過後，相愛卻受傷的兄妹掙扎著回家，在灰敗卻也甘美的水澤間漫行，思索生命至今種種滅頂與循環。老家雜貨店的大黑貓奇蹟存活了下來。牠一如往常在門邊撲嗅、使壞，發覺毫無動靜，便鑽進擠歪的玻璃門，於廢墟中無謂撩撥烤乾的小鼠。真巧：樓下的黑

貓也喜歡像搶匪般舉起尾巴等門，甚或一屁股窩著吹冷氣，等店員輕輕抱起，再咪嗚咪嗚抹臉。人們從不制止，只一臉愛憐。無人搭理，貓的賣萌炫技毫無意義。這篇也以哥哥視點抒記了光翳並存的童年，龐貝與白堊紀大滅絕，以及燒傷般熱烈又解離的失落，甚至似有若無指涉了任何藝術都需要閃閃凝視的眼睛。像突然有隻看不見的手撩亂一池黑水，從中浮現一只淘氣而清真的果核。

小南定睛滾動滑鼠，陶然，忘機。

他激動地向波克建議，將這篇模糊的地理具象為真實臺灣背景，將天馬行空的主角心理收束為叩問失落的真義。缺乏深度靈光探鑿，故事不過是俗人浮泛的囁語。波克聽了忍不住微笑。好啊，你可以試試看。

如果馮內果真的越寫越好，那必是令人興奮的成就。宜公布，宜專利，宜產官學。但看著波克如此氣定神閒，顯然欠缺一把必要的企圖心，連累馮內果也懷才不遇。他有時甚或懷疑這些文章全是波克寫的。許多小公司老闆常在淡季開熱門職缺騎驢找馬地徵人，就想透過面試者聽聽各種構思。看看玩玩，根本不當真。但怎麼可能？如果是這樣，波克也太神。

他希望馮內果真的可以寫。

否則，自己豈不太過卑微？

學期將盡，補習班櫃檯告知，因為文理科性質不同，所以下週起，他課後還得負責打掃教室與廁所。他思量一晚，寫長信，順手發篇動態：

身心極度磨損之際，我 fire 了老闆。

失望自是不可諱言。多年的讀寫，思辨，與陪伴，比不上升學主義花言巧語的成見。走出工作多年的補習班，盆地還是這樣多雨，彷彿今晚的粗暴不曾發生。未來幾個月大概得咬緊牙關了。但文學的尊嚴，不容缺乏。

基本常識與尊重之人如此踐踏！我迎風，看屋廊滴答滴答接著雨，人們穿著好看的大衣卻在大街上瑟瑟行走。他們都正為生活惘惘而奮鬥吧？生存的戰鼓已自地平線由遠而近敲亮耳目，但我明白，持守之人，不孤獨。

不久，一讚，兩讚，欽佩與慰問大珠小珠落玉盤。有人回應君子固窮，有所為有所不為。小南，加油。馬上有人回：祝福很好，但為什麼不用自己的話說？孔子的物質觀與工作價值都和現代不同吧？兩小時後，此夜最誅心的金句出現了：兩千年前的古人勞權意識低下很正常，但令人好奇的是，你為何動輒引述這位古人，還癡癡為之辯護呢？這才有意思。他們就在這篇動態下筆戰了一夜。

他冷笑，點開寫了三頁的老梅筆記。永遠記得兒時在鋪有牡丹花磚的阿公房席地嬉玩，發現五斗櫃底藏很難的書，頭一次驚覺阿公有思想。姨婆說阿公青年時被帶走過，花好多錢疏通才有驚無險帶回來，從此怙怙一世。他們這家從此沒落了。阿公故去一月，他旋降生，抓週時舞書弄筆，全家族都相信這孩子將繼承與完滿那優雅深思的譜系。紅樓結社，盡脫姐妹叔嫂方是不俗，但這本家族史的理想開頭，恰恰該是「姨把舅公牌位摔碎的那下午，春天直欲人憶起一張白白淨淨的後母面」。他嘩嘩敲下幾行字，沉吟，又小心翼翼刪去幾行。奇妙而新鮮的慾望湧流指尖，太澎湃，終究一時酸軟難以發力。所有讀寫溯迴，都是為了回應花磚歲月鋪墊的文學啟蒙。他滿意地嘆口氣：同是新細明體十二級，但人之所以寫，是由衷孵育悲喜的珍珠；馮內果的寫，不過是天女拾人牙慧，和那群上網抓漏的閒漢沒什麼兩樣。

也是同一晚。要好文友K貼出了排隊取水的和服照：

去年夏天，在清水舞臺留影，我抽到一下籤。恢弘神所，一根釘子也不用，只執拗於實木的色聲香味觸法。據說若從舞臺縱身一躍，不死，願望會實現。我扭捏籤詩也默許一願。

下週，《太合度的人》即將出版。回首來時，某鳥建築師破釜沉舟，不知不覺竟走了這麼遠。我向來不善

社交，只想說，弱水三千，一瓢飲。我將繼續不用釘子走下去。

這廂夜雨稀微，那廂清水舞臺。前輩提點的理想姿態是：二十五歲得獎出書，三十就定位，四十憑代表作演講開課。新秀，中堅，祭酒，成就步步解鎖。他於海海的慶賀留下笑中帶淚的臉。起步有點遲，但他相信，天才將如流星成群而來。

朋友秒回一記笑臉。

後來，長七屆的學姐私訊，不如來我工作的補習班吧？老闆是金盆洗手的中文博士，比較不會歧視文組。你聰慧堅毅，我們都看在眼裡，相信生活一時的艱難不至擊敗最可靠最有才華的你。學姐還溫言問起停擺的專欄與寫作會，上一篇小品以淡水信義線隱喻都會男女蟻湧的孤寂，很有保羅奧斯特的韻致。真的很喜歡，很喜歡。

他盯視長長的慰語，眼眶微熱也趕緊回了信。往後兩週，他默默餵給馮內果《幻影書》及《失意錄》，寫完《孤獨及其所創造的》，正巧也是試教的那一天。相信見了學姐，可以交流不少洞見。工作結束，小南一如往常慎重關上鐵門，下樓打卡，寶珠又如往常笑咪咪等在門口。

「下班啦。來來你來，坐。」她熱情招手：「我撥個內線。」

他愣愣拉張椅子坐下，不久，波克面無表情上樓了。

「我們是在講，人事該調整一下啦。」寶珠今日聲線格外甜柔：「小南，你知不知道，公司到現在都沒賺錢。」

「我不知道耶。」他警惕聳肩，也笑笑：「有人負責嗎？」

「哎喲也不是，共體時艱嘛。我剛說啦。公司沒賺錢，你一週才來十八小時，老闆竟然付你兩萬八，正常

哪有這麼多？我看是有點誇張啦。」寶珠勤快撥打算盤。每展示一個數字，便大力把算珠嘩嘩搖落了重算：「這樣吧，你也不是沒做事，就改用 Part-Time 一小時一百一十四來算。這樣一個月就是八千二百零八元，看在相處不錯的份上，算八千三吧。你說好不好？」

還沒吭氣，寶珠又真摯微笑起來：「嗯，是少一點。但我對事不對人，你還是學生嘛，要多累積經驗。」

「累積什麼經驗？」他低問：「妳曉得我在樓上做什麼嗎？」

「啊災，反正就關在小房間裡，不跟人接觸，也不知道在幹嘛。」寶珠笑語盈盈：「喜歡一直玩，也該到外面，去公園，夜市，小學操場都好，找朋友一起做遊戲哇！」

「未來電腦透過深度學習進而應對、創作是不可抵擋的國際趨勢。我們的工作結合人文學與資料科學，在語料分析，結構演算與數位敘事的基礎上勇於嘗試更多人機協作的跨界可能。這都是經驗，都是創造。妳懂？妳會？」他滔滔雄辯：「還有，基本時薪現在是一百五。」

「算錯了？啊也沒差多少。好啦，阿姨再重算補給你喔。」寶珠擺擺手：「你剛剛說那一串是什麼？那都是你寫的是嗎？」

「我指示電腦寫的。」

「所以是你寫的是嗎？」

小南愣住了。寶珠見他忽然沉默，心領神會翻開帳本：「如果是電腦寫，我也會啊。其實喔，不管是不是你寫的，重點是到底有三小路用？發表在哪？賺多少錢？我看都沒有啊。不是零耶，還是負，每月負兩萬八。我也是不得已為公司好啊。」

「是我寫的。」小南一錘定音。

「甘安捺？」寶珠挑挑眉，他幾乎想衝上去搥倒她：「只好請老闆評理了。阿宏——」

波克自始至終只默默斜倚辦公桌，聽寶珠叫喚，便一臉空淨回望表姑，兒時負氣卻純真的神情彷彿想見。小南乍然驚覺一種被人從背後合力架住，壓頭吃屎的恐怖。

「妳就是要 cost down 是吧？」波克今天發音特別標準。

「蛤？」

「摳死當。省成本啦。」

「對啊對啊，是。」寶珠說：「小南不值這麼多啦。」

「OK。有錢真的很重要。」波克隨興翻翻帳本，指指他倆：「這樣吧，妳扣兩萬，你加兩千，我就不用了。」

「蛤？」寶珠姐怪笑起來。

「可以吧？」

「這不公平。」

「有嗎？不會吧？我覺得很好啊。不然妳自己去外面找嘛。」波克認真笑笑：「都什麼時代了，還在打算盤？」

「可以嗎？」波克改拍小南的肩。

「很可以。」他壓抑著不使自己笑出聲。波克側頭揉頸，神色竟十分憂鬱冷豔。回頭，青年的臉又復歸清爽太平。

「OK。那我出門運動。Bye。」

說罷，耳機一掛，輕輕巧巧跑出門。小南怔望寶珠，一個屁也懶得放，抓起包包也走人。出大門，波克早已不知去向。午後晴爽浮光，黑貓照舊在便利店前慵懶壓背。叮咚，門被玩開了，店員與小南四目相對，溫柔微笑。

「哈囉，貝禮詩拿鐵今日特價七五折喔。」

真是無比無比美好的一天。

作者介紹

王麗雯

臺大中文系，波昂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生。創作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，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，金車奇幻小說獎首獎，臺大文學獎小說首獎，菊島文學獎散文首獎，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特優，幼獅文藝 youthshow 等。正在準備一本奇幻故事集。

評審意見

駱以軍

作者把寫一篇小說這件事，輸入AI大數據運算，一次次修改程式，這個趣味性，就是某些小說（如徐四金在《香水》寫冷萃、熱油萃取等技藝；薩拉馬戈寫一座大教堂的建築過程；甚至莫言寫《檀香刑》的各種瞠目結舌虐刑考究密技），而小說本就是人類越過神鬼之境，偷取神的能力。現在卻有了另一層，變成AI從人類偷取那個能力。有一些我們這些老小說人不願接受的，「不可能!!!」如小說中某些核心的哀憫，或缺憾還諸天地，某些靈光一閃，詩意，至今我們仍相信那無法由一部AI小說機器人原創出來。AlphaGo滅了人類第一棋聖事實之後，這種對「創造最後的祕密碼堡絕不可能被AI攻破」也變得有點虛幻不確定了。

但在這樣一個短篇，就帶著一種滑稽、頹廢，像刮魚鱗，剝柚子，讓我們隱隱相信那隻AI機器人馮內果，真的在主角修改下，一直進化，趨近能寫出一篇「小說」。然後反過身，非常蒼涼反諷的是，在真實世界會寫小說的是個窮鬼、沒有臉的人，在違建頂樓沒有生活、奮力輸入的，花了十多年，練寫小說的武功。然後在這個小世界，波克—小南—寶珠，一種典型臺北，垂直小峽谷、違建、亂拼疊架的世間情，經濟關係的的縛綁，

各自表情擠眉弄眼，內心OS，非常厲害，一種俗氣的小人物的挨擠相處。反寫了這個時代臺北、臺灣的年輕小說家的「朝聖之途」窘迫生活的實況。極大的倫理新難題，卻在一極小的空間中，悠遊自如辯證。真是天才洋溢的一篇極品。